

岛城的风

□金亮

对于初到青岛的人来说,岛城的丽姿自会令之倾倒,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发出“常恨人间无仙境,不知转入此中来”的感叹。一提起青岛,人们自然会将她与碧波浩渺的大海连在一起,甚至有人戏称岛城与大海是一对连体姊妹——没有大海的广阔无垠,也就没有岛城的婀娜多姿;没有大海的碧波荡漾,也就没有岛城的风情万种。若把岛城的一切都归之于大海的呵护与陪衬,那么风就是她靓丽的裙纱。岛城的风是五光十色而又四季分明的,她不仅有大家闺秀的典雅风范,更具小家碧玉的娇羞妩媚。她在季节变换时得体地轮流展现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姿态,并以此成就了岛城闻名天下的美誉。

春天,岛城的风是浪漫的风。她既有唐璜式的放纵,也有堂吉诃德式的天真与热情。当万物冬眠尚未尽兴

时,她却忽然有一天用纤细手不经意又调皮地挠一下昏睡的树枝,一种不甘寂寞的奔放便脱颖而出。可是明天,她也许又会突然来一下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的调侃。即使这样,这风还是让人感到了一种奔放情怀。在调皮的同时,风尽忠职守,不但第一个送来春的消息,还最终把春送入夏。

夏天,岛城的风是温顺的风。她像一位冰清玉洁的妙龄少女,把一份凉爽送给岛城人民,使岛城拥有一个如春的夏季。每当炎热的太阳把大地置于酷暑之时,她总是不失时机地赶来,撵跑一团团不近人情的热浪,让人舒适清爽。这时,岛城的风温柔似水,不但博得人们阵阵喝彩,也会留下万种风情。

秋天,岛城的风是严肃的风。她既是时令的信使,也是季节的守护神。当炎炎烈日终于抵挡不住风的魅力败阵而逃时,风也随之变换自己的使命。

当人们还不能适应风的泼辣时,风也不会为了迎合人的好恶而失去自己的本分。她总是及时提醒人们:秋天到了,该是收获的季节了。

冬天,岛城的风是豪迈的风。当北国天地已是“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时,这里却显示着一种“远看江山多萧瑟,近赏岛城一枝春”的奇妙,这奇妙是风汲取大海的温润营造出来的。此时的风展现的是一种高贵的矜持,她以绝对的自信拒绝外部寒流的侵袭,使岛城拥有这“一枝春”的天地。每当这时,驻足海边,你也许会听到那气贯山河的绝唱:“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……”

如果说大海是岛城的神采妙绘,那风就是岛城无形的玲珑秀衣,她装饰了岛城的四季。因为有了风,大海才有喜怒哀乐,因为有了风,才会有岛城秀丽无限的旖旎风光。



诗四首

柿子红了

□罗裳

昨夜的霜悄悄来过了
柿子头上
顶着一层薄薄的白

在这落寞的秋天
柿子执着地点燃一盏盏灯
照亮尘世,惊艳岁月

无意与秋光争辉
柿子埋首酝酿生命里的甜
提升生活的幸福指数

黄昏,柿子踩着风的肩头
与炊烟一起
踮起脚尖,眺望远方

我知道,这些柿子
其实是时光系在故园心头的结
等着归来的游子去解开

深秋

□程宝云

深秋的眼神
明澈悠远
只那么轻轻一瞥
就触动了我感性的开关
一些婉约的词汇落下笔尖

火红的枫叶沉甸甸
承载着我整个季节的思念
月光之手,柔软而寒凉
轻轻抚摸着寂静的夜
我的梦微微战栗

庭院深处,萧瑟中
一株晚开的秋菊
像我一样敏感
正怒放著生命

故园

□张秀美

故园晨曦
山坳敷上金粉
红瓦,绿树
靓丽了儿女情怀

一角屋顶
游子斜背肩头
漂泊,眷念
嵌入岁月的年轮

浣溪沙·浣女

□马欣雅

水绿风轻鸟涧闲,
一人一曲一清潭。
余音宛转念旧人?
昨夜酒枯人亦散,
今朝花怨鸟悠还。
浣衣曲尽断心弦。

大白菜,好“大白”

□王堃

在菜蔬大家族里,大白菜充其量算是个活在最底层的平头百姓,称其为“土包子”也不为过。但大白菜好就好在“大白”二字,它是乡下人自己的菜,叫着亲切,吃着舒心。

大白菜的“大”是大大方方的“大”。荒凉的冬天,尘世的色彩变得单一而枯燥,寂静和萧瑟笼罩了田野。往往在这时,冷不丁地就有一畦绿葱葱的大白菜,大摇大摆地蹿到人的眼前,那一抹平添的生机怎能不叫人喜出望外?



“白”。大白菜炖粉丝、大白菜水饺,再奢侈点的是大白菜炖肉片,随便人们怎么吃,总少不了大白菜的主场。你看那通身洁白的大白菜,竟有些白玉无瑕的味儿,那层层白菜帮子包裹着的不就是一颗扶危济困、救世行善的佛心吗?

从小到大,我都很喜欢在寒冬腊月蹲在大白菜的旁边,那种时刻我仿佛能听到它们对抗严寒的誓言。菜园里,别的蔬菜都得用稻草或者其它什么覆盖,才有可能不被冻伤、冻死,唯有大白菜赤条条地站在风雪之中,仅凭一己之力,顽强地活着,活成了一道难得的风景。

据说,慈禧晚年曾封大白菜为“天下第一菜”,这似乎有点言过。其实,大白菜说到底是属于清贫之菜,喜欢与百姓为伍。尽管从古至今许多文人墨客都曾试图为大白菜树碑立传,但大白菜始终保持淡定的姿态,扎根在乡间土地。“草草杯盘共笑语,昏昏灯

火话平生”,大白菜最适宜在“草草杯盘”间呈现,与土豆、红薯、萝卜等平起平坐、血肉相连。

大白菜经过窖藏后更好吃,如同民间隐士更能把生命看得透彻。我最喜欢用窖藏后的大白菜做的酸辣泡菜。天寒地冻之时,来一盘质地脆嫩、酸辣爽口的酸辣泡菜,不失为人间至味。

某个冬日的雪夜,在大白菜面前又做了一回饕餮之徒的我,蜷在被窝里心血来潮地为大白菜涂鸦了一首小诗,今抄录于此,算是向大白菜的“大白”及像大白菜一样“大白”的父老乡亲致敬,尽管他们的精神和品质早就大白于天下。事物之间的联系 / 无法人为强加 / 譬如大白菜和父老乡亲 / 无法用雪来诠释清贫 / 朴实是共同的外表 / 如果没有那些直白 / 你怎么懂得他们的内心 / 在冬日的夜晚 / 我与寡淡的人和物为亲 / 草根的幸福溢满齿间

我心中的英雄

□谭纹

“哒哒哒哒……”一串马蹄声和着清脆的铃铛声叮叮当当由远及近,声声悦耳。到了跟前才看清,一个中年男人牵着一头驴,驴背上驮着一位二十出头的小媳妇。小媳妇头戴红花,脸上擦着胭脂、涂着腮红,身上裹着红色棉袄……这是儿时姥姥常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的姥姥姥爷年轻时的画面。姥姥说,姥姥姥爷的这身打扮只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——为共产党传递情报的送信员。解放战争时期,姥姥姥爷无数次镇定从容地越过敌占区,为解放区的革命战友送出了宝贵的情报。就冲着这一份勇敢和机智,她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。

姥姥姥爷出生在青岛平度,还没出嫁时就因为思想积极、工作认真而成了一名共产党员。不幸的是,婚后没多久,她的丈夫突发恶疾离开了人世。

后来,她和现在的丈夫搭档,一起为革命事业传递情报。姥姥姥爷说自己并没有经历过特别危险的境遇,但每次传递情报时心里都很紧张、害怕。直到老年她还时不时会做一些噩梦,梦到自己在送信路上被敌人发现,成为俘虏的场面。

近年来,各个地方都开展了寻找老英雄的活动。家人本想通过社会力量让更多人认识姥姥姥爷,但由于见证姥姥姥爷那个年代的人几乎都已离世,无人能证明她年轻时的壮举。我们原想老人对此大概会意难平吧,没想到她却淡淡地表示:“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,甭管是谁,都会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。其实能活到现在,我已经很知足。别麻烦人家了,现在就够好的了……”

三年前的夏天,一次偶然的机会

让我实现了见姥姥姥爷的愿望。当天,我陪着家中长辈去拜访她。那时她已年过耄耋,然而她的容貌却让我惊讶不已——90多岁高龄的脸上竟没有多少岁月留下的沟壑,且皮肤白皙亮泽,完全不是印象中这个年纪会有的模样。那天,老人脸上全程都带着和煦的笑容,更让我深刻理解了那句话——平和健康的心态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护肤品。今年四月,姥姥姥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令人欣慰的是,老人走时很安详,没有疾病缠身和痛苦遗憾,也算是岁月给予她最好的馈赠了。

年轻时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经历,却机智勇敢地一次次穿过敌人的封锁,传递重要情报;年老时面对本该享受的荣耀,淡泊名利、波澜不惊,清而不贫……姥姥姥爷让我重新定义了“英雄”二字,她是我心中永远的英雄。

